

春雷炸响,万物苏醒。热气回升的大地上,萌发着草木的春情,升腾起农人的希冀,书写着父亲对生活的热爱。

### 春雷催青

这雷声,是黎明时分从东山传来的。刚开始,是一声闷雷,如是岔开五指、伸平掌心的满巴掌突然发力,拍在了鼓心。但那声音还没响圆,就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捂住鼓面,变成了低而劲道的沉闷之声。这声音从鼓心散开,似是碾滚子般地碾过大颗的玉米、细小的谷子,碾过清脆的石子、零乱的玻璃碴子,释放出咯噔作响、沙沙作响与哗哗作响、嗡嗡作响的交响曲,缓缓穿过东山,慢慢穿透群山,向四山轰炸开去。因着所向无敌的穿透力,四山均在这哗啦啦的战栗中轰轰作响。随后,这闷雷如是火车钻洞,把轰鸣声传得更远更低。

闻声而起的父亲,披着棉衣,走到窗前,说声“春雷闹,惊蛰到!”就伸手打开了窗户。但当开窗的响声退去,却不见了雷声,他侧耳细听一会儿,一点儿都没有了。他嘟囔一声“明明是雷声在响嘛,咋又悄无声息了?”母亲发笑,说是被他吓跑了。父亲关上窗门,正欲去烧水沏茶,却听门西河谷一片轰响,那雷声如是冲出隧道的火车声,将巨大的轰鸣甩出峡谷,撞在山间,飘荡到天空。一时间,天地齐鸣,雷声大作。父亲打开窗门,看了看东山天际间车灯穿过树林般忽闪忽闪的闪电,说声“惊蛰春雷猛炸,草木催青发芽”,就关了窗子,到后厦子屋去收拾工具。

天刚发亮,父亲就带着剪刀、木锯、镰刀和长角锄头,走上了屋后的茶山。这是一面缓坡,一台一台一米多高的石坎子,砌成了一道一道四米多宽的梯田,把坡地变成了一条一条的茶带。每条茶带两行茶树,排列的既整齐美观,又利于锄草、施肥、灌溉与采摘、运输等机械化作业。

惊蛰这个节令名称,本因春雷初响、地气升温,惊动蛰伏一冬的动物和地下虫子而取的,但在父亲眼里,被春雷唤醒,被地气催生的,却是大地上这春情萌动的绿色。你看这茶树,似乎一夜之间,叶片青淡了,叶面明亮了,就连茶园周边为给茶叶增香而植的椿树、松树,也展露出了眉眼初开的春色。你看,椿芽伸出了紫红的嘴头,松枝冒出了白花、毛茸茸的嫩尖。父亲张开鼻孔,大口呼吸着草木的清香,吸入了四肢发胀的精气神,吸入了满心欢喜的丰收希望。

是啊,再有一个月,茶树枝头就有了绿中泛黄、雀舌般的芽叶,人间就有了清明茶。尽管那茶太早、太嫩,汁液不浓,不耐浸泡,但是香气冲鼻,看相赢人,营养丰富,且因抢了先机而受人追捧,是应季农产品中的上品。所以,父亲每年都要把头三道茶带用作采制清明茶,因为这里土肥水足,茶树长势偏好。

他走进头道茶带,先用长角锄头挖去地边长出的野刺、杂草,再去给茶树修枝打卡。为了不打扰树顶茶枝地缓缓冒芽,父亲先给头株茶树锯了两根旁枝,又从中间锯了两根主枝,让树枝稀疏一些,以利分蘖发芽,长出生机蓬发的新枝。然后,他再细心剪去茶树上的枯枝,分枝上的多余细枝,以利集中营养,让叶片长肥长厚,长出汁色饱满的品质。最后,他用镰刀割去树周围的杂草,用长角锄头将土翻新,并在茶树苑下挖个小坑,以利明天灌溉时能积水保墒。

## 一个人的晚宴

一个人的晚宴	再低,也低不到黑豆地里 黑豆地没有爱情 再低,也没有火红的爱情 真爱,已被秋风扬起的尘埃掩埋
独自饕餐,无异于经历一场风暴 眼睛里满是喧嚣 寂寞退到了窗外。秋风吼 一种静美胜过无数妖娆 人生就是大快朵颐 黑暗中的微笑 透明的悲伤,都是菜 斑斓于你 是舞台、是音乐、是知己 是在平庸中脱颖而出的高贵 独特的孤独,独特的顿悟与秘语 一个人的晚宴,一个人的天堂	阳光雨 阳光雨又一次光临人间 浓烈的爱与扑鼻的香 铺天盖地 一群蚂蚁呼啸着 从草丛中倾巢而出 像出征的将士 披着金色的斗篷鸣镝长驱 一群麻雀领着各自的天空起落 荒野中的石头也生出了翅膀 一群雁,衔着群峰飞翔 影子与鸣叫,溅起密集的回响 阳光雨落在我的心上 让我卑微的生命 又有了一支不屈的长歌
这几天晴	秋风 秋风是斑斓的,山河盛装 邻家姑娘小满 也穿上了花衣裳 秋风是凝重的 我脚下的黄河 隐去了喧嚣 深沉而舒缓地流着 屹立在砵砵上的老支书 极目远望 秋风是干净的 抚摸过的每一寸土地都鲜亮 甚至每一片落叶都闪着光 我无酒杯,夜色浓如酒 可惜
晨雾	我无酒杯 酒杯在你的笑靥中嵌着 我无法取出 我静静地看着你 找不到聊的话题 灯光照着你大快朵颐 我按下内心莫名的鹤起 明月隐去,我在无声地对抗 一个秘密,还是一份情殇 夜色不懂我的心事越来越浓 裹紧了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没有动筷子,一桌美味 比不上你偶尔的顾盼 窗外的落叶显得无所适从 小巷里的脚步声,轻盈又沉重 我仍然两手空空 向谁倾诉,向谁讨要 秋风起,夹杂着寒意 我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
黑豆地没有爱情	
黑豆地,在寒露这一天 阴冷而灰暗 爆裂的黑豆荚荚,过早地 坦露了所有的秘密 黑豆是黑色的眼睛 散落在黄土地上 有的神采奕奕。有的黯淡无光 豆蔓艰难地走到秋天,它缺少爱 黑豆的饱满和圆润 有虚假的成分 秋风过了几遍,黑豆荚荚变硬了 扎手也扎心 一旁的高粱,正红得起劲 它丝毫不顾忌 黑豆地的落寞与衰败 高粱硕大的穗子 像一颗沉重的头颅 让天空不由自主地低,一再低	



李焕龙

忙完头一道茶带,父亲伸个懒腰,舒展筋骨,便见朱家表叔正在西侧的坡上给其果园锄草。父亲看到,相邻着的,就是自家的果园,那里的桃、李、梨、杏都已显苞,有的已经冒出三两片叶芽,到了泛青时节。因而,修枝打卡正当其时,刻不容缓。父亲喊了声朱家表叔,让他先务茶园、药园等矮秆作物,果园树高,一个人干着危险,回头两人搭伙来做。朱家表叔高兴地说:“好呀,正好跟你一块儿学技术呢!”

母亲送来饭菜,与我父亲一块站在地头,边吃早饭边计划着农事。这真是:“春雷一响,草木疯长;惊蛰一到,忙得疯跳。”

### 除虫祛病

惊蛰后的头一个大晴天,是一阵晨雨给飘来的。

天是被风吹亮的,那风从后山的树林里呼呼吹来,吹落了门前柿子树、拐枣树和香樟树上的冬日残叶,在地上刮得哗哗作响。不一会儿,东山垭口咯吧一声爆响,就传来了清亮亮、脆生生的雷声,比惊蛰那天黎明的闷雷要响亮多了。那天的雷声,是冬眠老人初醒时的一声长叹;今天的雷声,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发出的一声吆喝。当炸雷咯吧两声传遍四野,父亲放下茶缸,说声“春雷炸着吼,百虫惊出土!”就起身去捉板锄。

他刚出门,便看见了朝霞中飘飞的太阳雨。那雨星在阳光的照射下晶亮,透明,闪闪发光。父亲看一眼这漂亮的春雨,知道下不大,下不久,就取了一顶挂在房檐下的草帽子戴着,大步流星地朝大田走去。

果真,他只走了上十分钟,刚走到油菜花田时,雨花就不飘了,只剩下亮灿灿的朝霞从东山顶峰射向大地。父亲知道,惊蛰过后,就进入雨季,这种爱耍小脾气的零星小雨对树木和庄稼长苗、发芽很给力,对干活却无碍。

路过的曹家表叔喊声“惊蛰土动,百虫出动”,算是在打招呼。父亲回声“除虫要除根,田坎要翻新”,算是回应。此时他要干的农活,是为大田除虫。父亲深知,如不干好这活,不仅油菜要遭虫害,油菜收后灌水犁耙,变成秧田,那水稻照样会受侵犯。

他提起板锄,用力在田坎边铲下滋生虫害的杂草与土皮,铲除了那些蛰伏土中过冬的虫窝。一窝窝蚂蚁,一窝窝蚂蚱,一窝窝杂虫被铲掉,甩到了田坎岸上。几只蚂蚱幼虫艰难

地爬了几步,便爬不动了,一个个歪倒在土上。父亲知道,这蚂蚱既是益虫又是害虫,它们既吃杂虫也吃庄稼,因此就毫不犹豫地把他们铺展在田坎上,趁这乍暖还寒时节,让早晚的冷风把它们冻死。

铲出十来米远,父亲又返回来,先用板锄背把田坎边新铲出来的坡道一下一下拍实,再从田边水沟里铲出稀泥糊上一层,用板锄背一下一下抹匀。这样,经过一两天的风吹日晒,坡道就会板结起来,那些藏在泥土里边的杂虫及其残渣余孽既难以复活,也无法出来。他就这样反复铲着、拍着、糊着,干了两个多小时,把大田干过了一半。

回家吃早饭时,父亲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香草气息。他知道母亲挤出时间,完成了室内的消毒灭虫工作。屋子里的墙边、四角都已喷洒药水,衣橱、衣柜都新换了樟脑丸,粮柜、橱柜、书柜边都点上了熏香。

早饭后,父亲把大木盆提到后院,拌了一大盆石灰浆,并用龙须草扎了两把刷子。他跟母亲分工,让母亲先给猪羊牛圈消毒灭虫,毕了再给门侧的花园喷上一些;他上午继续去给大田除虫,下午挑几担石灰浆,去给果园、茶园消毒灭虫。

父亲出门时,顺带挑了一担石灰浆,去给大田边的桑园消毒灭虫。遇到骑车上街去的刘家三柱,他让给带一瓶敌敌畏回来,说是相邻几户的十几棵老柿子树都生了虫眼,光刷石灰浆是无法到位的,除虫务尽,得喷农药。三柱说“表爷真是老把式,大善人!”父亲笑道:“惊蛰不除虫,田地要放空;把虫除干净,田地才养人!”

### 咬豆祈福

惊蛰后的第四天傍晚,父亲刚吃了半碗饭,就听见一阵山风从屋顶刮过。风声不大,却很硬朗,是贴着房顶的石板嗖嗖作响着一溜烟刮走的,石板上发出了似是硬物磨擦过的响声。父亲说声“要下雨了!”转身放下饭碗,去关门窗。果然,当门窗关严,室内寂静,房顶便传来了雨声。那雨水是在风走之后端端落下的,不是随风斜飘而来的。故而,就直直打在房上,发出蹦蹦跳跳的响声,像极了铁锅里爆炒黄豆的声响。

父亲边听雨声边吃饭,似乎有点陶醉。但当最后一口汤喝下肚子,他一手放碗,一手抹嘴,边抹边站起身,说声“吃炒豆,除害虫;地丰收,人精神!”就搬过木梯上楼,去取挂在楼棚上的那半口袋黄豆。



凤堰梯田

汉阴摄影协会提供

## 汉阴问水

方亮

这个家族的精神胎记——他们将汉阴的“阴”化作文化守夜的烛火,把“汉”的浩荡注入新文化的江河。在北平的漫天风雪中书写《月夜》时,沈尹默笔下的霜月,何尝不是故乡镇水塔上的那轮?文明的传承从来不是单线条的摹写,而是像汉江接纳月河般,在交融中完成精神的扩容。

同心桥头的终极叩问

离别前夜,我独坐在河池老街的同心桥。这座清代石桥的拱券两侧,工匠刻意将南侧栏板雕成阳纹瑞兽,西侧刻成阴刻云纹。月光从凤凰山顶漫下来,将桥影剪成两半投在水面,一半明亮如汉高祖刻指三秦时的锋芒,一半幽暗似屈子行吟泽畔的孤影。忽然记起《道德经》里“万物负阴而抱阳”的箴言。汉阴人将这句哲学密码编织进地名的经纬:用“汉”的奔涌对冲“阴”的静守,以移民的拓荒精神平衡道法自然的谦卑。他们的春种秋收不是简单的农事循环,而是在阴阳调和的永恒仪式中,完成对天地秩序的虔诚模拟。

晨光初现时,江雾散作万千银鳞。摆渡人的船桨划过水面,将“汉”与“阴”的倒影搅碎又重组。这地名终究不是史册里的僵死符号,而是活着的文化胚胎——当我给汉阴序章的宣传片敲上“维天有汉,落地生阴”的视频字幕时,一只白鹭正掠过沈氏宗祠的飞檐,翅尖扫落的露水,在青石板上晕开八百年家训的墨香。

### 老城墙下的时空褶皱

穿过月河川道的油菜花海,汉阴古城的轮廓在暮色中浮现。明代城墙的夯土里嵌着宋砖,宋砖缝隙里又生出民国时的青苔。城门洞下卖炕炕馍的老者,将面团拍打在鏊子上的节奏,竟与《汉阴厅志》里记录的“戍时击柝”声莫名合拍。

文庙残存的棂星门石柱上,阴阳鱼图案已风化得近乎抽象。看门人用竹帚扫去落叶时,历史在这里从不断代的形式存在,而是像汉江与月河的水脉,看似分流却又在地下暗通款曲。那些在城砖上刻下“汉阴”的匠人或许不曾想到,这两个字会成为穿越战火与朝代更迭的文化基因。

### 三沈故里的墨痕水意

在新街三沈纪念馆,玻璃柜里泛黄的手稿让我怔忡良久。沈尹默临的《兰亭序》笔触清癯,转折处却藏着月河渡的力道。展板上“五四运动”时期的照片里,三兄弟长衫下的身影。讲解员轻声念着沈兼士的诗句:“漠漠轻阴欲雨天,海棠开罢柳吹绵。”窗外的雨丝恰好飘落在天井的砚形石臼里。突然理解了

### 秋风不语

秋风不语,我只能猜你的心事是一枚茧  
纤手如玉,环佩相撞  
生香成趣  
青草发丝,蛋卷刘海  
巧目顾盼,眼波醅酩  
不褪色的油彩四季盈盈  
大河汤汤,小溪欢唱  
妩媚之笑靥若三春  
秋风难以更改  
真诚相遇,不是彩排

### 秋声

一个人的沉默  
多么锋利  
秋风交出了山河  
岩石沉入海底  
绿叶在阳光下沉沦  
羽毛在尘埃中奋起  
一匹马寂寂无声  
一朵云千里落雨  
一株草带露匍匐  
一滴水怀抱玉杯  
谁用微笑苦住了伤疤  
谁用草木换来四季  
谁长歌当哭  
谁对酒疗伤  
我的沉默  
装着你无限的娇媚

### 风无力

风无力,掀不起你的裙摆  
裙摆下有星星,小满  
哪一颗是你的归宿  
风又有趣  
风试着撩拨这诱人的夜色  
夜色多无趣,小满  
黑,从耳道里溢出  
背影是最闪亮的执着  
不能回头  
一回头,火焰夺目而出  
这一角矮矮的天空  
如何撞得住  
小满。径直向前走  
莫管风  
风是个流浪汉  
风是个流浪汉  
它没有自己的荒原  
草木在自己的手心  
不在风中  
卸妆后的秋天,素颜朝天  
那不是你吗,小满  
最后一枚果子还噙在谁的口中  
是惩罚还是奖赏。小满  
风不告诉你